



大臂和小臂衔接的地方应该称作什么，我不知道，但这地方或许最适合抽血。

血落在取样瓶里，会变成深褐色。抽完一管，不必拔针，把塞子通入另一个真空瓶，血就继续流淌进里面。

针头刺进皮肤的时候，妈妈比我紧张，在我更小一点的时候，她会捂住我的眼睛，我的睫毛能碰到妈妈的手心，我会故意快一点眨眼，让它们在妈妈的掌心蹭来蹭去。那么现在在想什么呢，在她不能捂住我的眼睛的时候，在她只能握住我的肩膀的时候，在妈妈像一棵草一样慢慢向楼下下去的时候，她在想什么呢？

我永远也不能完全明白妈妈在思考的事情，也永远看不见完整的妈妈。女人似乎由某种具有坚硬质地的东西构成，在过去的日子里把自己打磨成具有欺骗性的样子。

而我想要知道的是，我的妈妈，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可以成为我逃跑的同谋吗？

初中的时候我生病，妈妈带我到北京看病，只有我们两个人，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到灯光昏暗的宾馆。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我记不清，妈妈拿到我的检验报告的样子。我只记得一间小小的、挤挤攘攘的房间，金属的推车放着碘酒，成盒的棉签和涂片，血从手上很小的口子流出来，均匀涂抹在纯白而多孔的棉片上，我的血或许太少，护士就用很大的力气去挤压那一道小小的创口，比痛感更清晰的是她的手隔着橡胶手套也留在我身上的温度。

妈妈的手没有盖在我的眼睛上，也没有握住我的肩膀，她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看着我，只是看着我。

之后的一个雨天，我和妈妈出门购物。春天的雨下得淅淅沥沥，在空气里织成一片细密的雾气。空调很费力地向外吐着冷气，费尽全力避免前挡风玻璃也一起被雾气糊成模糊的一片。我突然产生悲伤的感觉。

如果装水的瓶子碎了，会怎么样？

我问妈妈。

妈妈在开车，她回答说，水会撒到地上。

那么怎么办呢？

再换一个瓶子好了。

白马

地科学院 高瑞佳

玻璃上一直一直没有起雾，可是我有种预感，妈妈似乎永远没办法和我一起奔跑起来。

十六岁的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我从床上睁开双眼，脑子里只存在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能够死掉。从这天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三年之后我得出答案，人因为活着而活着。因为出生而活着，因为不能立刻死掉而活着。

某一次吃火锅，我和芋头说，好想做你的小孩。

想做芋头的小孩。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比芋头更了解我，我在照镜子，光线经过我，又扭曲到另一个维度，在平滑明亮的玻璃上显现出来芋头的样子。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我，她当然不是另外一个我，她是我比我胆怯也比我勇敢、比我幸福也比我更不幸的、跟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扭曲的我。

我问芋头同样的问题。

如果装水的瓶子碎了，会怎么样？

水会流走吧。

那么怎么办呢？

把它扔进湖里好了，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会是一个能装水的好瓶子。

跟着我逃跑吧，芋头，一起逃跑吧，芋头，我想说这样的话，我说不出来。因为她看起来足够幸福。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我想要这样的爸爸，我想要那样的妈妈？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机制，幸福美满的爱人在创造生命之前先向天询问，我亲爱的孩子，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吗？得到肯定之后再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想这样大家都能更高兴一点。

如果能选就好了，如果事先知道就好了，如果爱有刻度就好了，我在手机和芋头这样说。

她说，这真的好难啊。

我感觉这六个字张开胳膊抱了我一下。

假如真的有一天，我真的会选吗？

我会选择不做妈妈的女儿吗？

人们这一辈子要说很多话，音节字句从嘴里吐出来掉在地上，和冬天扫在路边堆在一起的积雪变成一样的东西，在春天暖阳融融太阳照下来的时候融化，消失不见。一辈子要听到的话不多，人又最擅长隐藏真心，想哭的和发笑的一切都扔进搅拌机里打成形状不明的一团，一不小心漏掉了，错过了就要懊悔一辈子。

还在上学的一个周末，妈妈驱车很远，带我们到海边。城市临海，手撑在高高的水泥墩子上，伸长脖子用尽全力向远方看，也看不到海。那是一片无边无际、没有形状的泥泞滩，临近夜晚，风很凉，把我的所有头发都吹到后面去。妈妈总说我连头发也不扎的样子像个疯子，但我就是不扎，我们都好固执，就像我一次次说我不吃香油，她也还会一干零一次往菜里放香油一样。我说头皮痛，她说香油补钙。

白色的马是白马吗？白色的马是白马吗？我是妈妈的小白马吗？

后来我自己又偷偷来过一次海边，泥泞滩还是一望无际，我费劲爬到了水泥墩子上坐着，看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海边看不见海，原来也看不见日落，太阳不会一点点沉入地平线，而是渐渐消失在空气中。这种时刻明暗暧昧不清，有一匹白马从太阳消失的地方出现，向我奔来。它浑身雪白，连睫毛都是白色，只有眼睛是夜晚的颜色。白马不是马，因此能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去触碰一下都会变得自由。

我心匪石

文法学院 蔡如琪

从林渐隐，未知使我恐惧。

前方为何？那晦暗的我想不透更不敢想。风驰电掣、野兽横行……迷雾森林中随意一种情况就足以让我心惊胆战、寸步难行。我习惯性瞪着无法聚焦的眸子，无神地盯着眼前，麻木地妄想看清什么，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隐于雾中，一切都是模糊的。等不到大雾散尽，也等不到救命的光点。我能做的只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兜兜转转一圈又一圈，来来回回碰了无数次壁，低头发现竟然连自己来时的足迹也消失了。害怕、无助、绝望……许多情绪涌上心头，我清楚地听到自己愈发强烈的心跳声……心跳声……我猛然一惊，既然唯一清晰的是心跳，我又何必依赖被大雾遮蔽了的双眼呢？合上眼皮，随心而动。

一片黑暗中，我分明感受到展翅翱翔的雄鹰，飞速掠过树顶，去探索更广阔的天空；我分明感受到英勇无畏的狼群，在无垠草原上奔驰，体会着速度的激情与情感的温

度；我分明感受到孤鹤傲然挺立，享受着独特的清冷孤独……这是它们的心之所向，自然也铸就了美好的世间万物。除了那怪样子的松鸟，无论什么事物都一样，做什么选择都好，有什么际遇结果也好，只要是自己心中所想，那就鲜有遗憾。

我还在继续向前走着，我的脚步无比轻盈，我的心情无比快活。睁开眼，迷雾早已消散，阳光普照、鸟语花香，耳畔轻轻拂过自在穿行的风。我终于明白，原来困住我的，从来都只有我自己。

秋叶离树，向死不为活，随风不求根。我想，或许只有随心而动，方能在混沌中找到自己的足迹；或许只有这般的勇士，才能不枉人生百年。

生命之河，本就奔涌，人生之旅，注定远征。所以，在热烈滚烫的日子里，祝愿你我追随本心。

反思

测绘学院 杨萌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艘时光之船，我更希望回到五年前，说是五年前，或许并不准确，我想回到那段有大把空闲时间的日子。

翻动着承载着几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记忆的书页，总少不了假期时在姥爷家的回忆。脑海中浮现的去姥爷家的种种画面，好像都蒙上了一层温暖柔和的滤镜。小时候去姥爷家总是特别兴奋，周末的清晨，换上早早准备好的新衣服，在十字路口的小卖铺前等着那趟通往姥爷家的车，绿色的公交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像是一条通向远方的船，虽然让我觉得厉害，却无法磨灭那份去姥爷家的期待。

我永远记得姥爷家的那组柜子，岁月在它红木的柜体上留下斑驳的痕迹，柜子上的镜子也缺失了一角，就是这样的柜子，每次我们一到家，姥爷便从其中掏出各种好吃的，有时是酸奶，有时是水果，有时是我爱吃的零食。小时候总是不等大人吃完，随便扒拉两口便匆匆地下饭桌跟表兄弟姐妹去玩，只觉得大人们讲话好生无聊。长大了却更愿意待在饭桌旁听大姨他们聊家常趣事，细细品味团聚的氛围。小时候赶上寒暑假，能在那住上一整个假期，可现在我已记不清上次在姥爷家小住是什么时候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姥爷在我记忆里成为一幕幕剪影。那里有大姨口中我不曾见过的年轻的姥爷，他骑着自行车前往几公里外的镇上为尚在襁褓中的我买奶粉的背影。有姥爷在棚下磨香油的那股浓厚的炒熟的芝麻的香味。姥爷骑着电动三轮带我和表妹上街赶集的身影。

还有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着的背影。大概是

高三的某次假期，我终于又得机会去了次姥爷家，那趟绿色的公交车早已不在了，宽敞的大路使得昔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缩减至如今四十多分钟便可到达。纵使时间如此之短，可距离我上次去姥爷家也已经快一年的光阴，当姥爷拄着拐杖出现在面前时，拿出我喜欢吃的东西时，我的嗓子却像是被堵住了一样，一瞬间说不出话来，只留点点苦涩徘徊在心头。我不明白姥爷怎么在我没有见到他的日子里变成了这样，从脚下生风到现在拄着拐杖，从勤劳有力到现在苍老脆弱。我后来问妈妈姥爷怎么了，妈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变老了。

岁月迈着大步，夺走我们的时间，在姥爷身上留下深深地印记。我抱怨时间紧张，来不及到姥爷家去一趟，可我真的没有时间吗？

即使知道姥爷再三催促表哥来接我，我却选择了去旅游。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时间，而我却把一切怪罪给时间。我想回到那些有大把时间的日子，可当真的回到那时，我还会像儿时一样纯粹吗？我会选择用这多出来的时间和姥爷说说话，将那双永远含着他所爱的孩子们的眼睛记在心间吗？

我把遗憾怪罪给时间匆匆，却不知时间它就站在那静静地等着我，我却无数次与它错过。让时间、空间、人等一切客观因素替我背锅，把自己搞得干干净净，企图从这汹涌的负罪感抽离。我想回到过去的愿景来掩盖当下的不足，用父母的无理解来为自己肆意发火提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奶奶听力不好成为自己不耐烦的挡箭牌……卸下遮掩着的外壳，沟通、陪伴或许才能让时间具像化，追上时间的步伐，留住我们珍视的美好瞬间。

好一个“穷骨头”

——纪念我的伯母

土建学院 纪济涛

这是我第三次坐殡仪车了。一同押车的还有家族里的几位叔父、兄弟。开车的司机依然是殡仪馆的小国师傅，路也依然是通往火化场的那条已经熟悉的路。不同的是，火化车后面的棺木里，躺着的是我的另一位亲人了。

伯母的离开，是在伯父一周年祭日没多久。一年前，当我赶回老家，哭拜在一身寿衣的伯父面前，伯母还一边拉我起身，一边劝慰我。如今，当我再次跪拜灵床，来拉我的只有堂兄堂姐了。伯母则静静地躺在灵床上，再也不会拉我起身。

母亲站在灵床前，没有多说话，只是总结似的“批评”了伯母一句：“好一个穷骨头。”话音未落，母亲就哽咽了。

最了解伯母的，还是母亲这辈人。

伯母这一辈子，是够穷苦的了。伯母娘家是我们邻村。出阁前，伯母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七个弟弟妹妹。所以当姑娘那会儿，伯母就是半个当家的，在家帮母亲照顾弟弟妹妹们，在外则顶一个“男劳力”，帮着父亲养家度日。伯母的身材在我们村儿的婆娘里，是那种少有的魁梧。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常年的摸爬和生活的捶打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伯母生来就是“干活儿的”吧。总之，自打伯父年轻时大病一场后，不管家里田里，里里外外的农活儿便都是伯母一人包圆了。按着亲人们的说法，识文断字的伯父是“连根草儿也不拿的”，每天的主要任务便是喝茶。已经成家的二堂兄有次实在看不过去了，当着伯母的面说了伯父一句：“俺爹怎么这么懒！”堂兄自然是在心疼伯母，没承想却遭到“毫不领情”的伯母一顿数落：“我都不嫌你爹懒，你爹懒，那你弟兄两个的房子谁给你们盖的？！你们两个的媳妇儿谁给你们娶回来的？！”自此对于伯父的行为，堂兄不敢再有半点非议。

两个堂兄和一个堂姐都是孝顺孩子，给伯父伯母物质上的供应都很充足。不过但凡有口好吃的，伯母一定是紧着给伯父吃。别人劝也没用。伯父过世后，亲人们觉得伯母可以享几年清福了。可是不久后

伯母便查出了“毛病”，而且偏偏是没法吃东西的毛病。所有食物，无论软硬都只能用料理机打成流质状，用勺子往嘴里送。没有了牙齿的咀嚼，再香的东西也味同嚼蜡了。及至后来，伯母想喝碗小米粥甚至都变得异常困难。天道深微，不知道老天爷是如何权衡的。苦了一辈子的人，老来享几年清福真的不可以吗？

这其中的许多情节，我其实是刚知晓的。守夜的晚上，亲人们围坐在灵床前，静静地谈论着灵床主人的一生。间或地一声声叹息仿佛先生对学生习作的圈点。作为晚辈，我没有评论头足论的资格，因此多是默默地听着，眼睛盯着长明灯映照下墙上的幢幢人影。火苗一抖动，影子就跟着乱了。

听母亲说，两口子离世的间隔不超过三年，就算是“一起走的”。母亲说的“一起”，应该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吧。前面还听堂哥堂姐说起，伯父过世后，伯母便经常独自喝茶。茶碗儿备两个，一个自己喝，一个斟满放在旁边——显然是给伯父的。从这个角度看，伯母的离开，于我们晚辈，虽然万般不舍，但在伯母自己心中，不一定不是某种意义上如愿以偿。

自从经历了几位至亲的离去，我才慢慢体会到，原来面对亲人的遗体，自己是不会害怕的，心里有的，只是那种劫后之木木的悲伤。看着灵床上额头盖着手帕的伯母，恍惚间觉得伯母只是睡着了。按着主事的安排，押车去火化的人最好是年长些的——或许是跟村里的风俗有关吧。管不了那么多，一种莫名的情绪催促着我也毅然上了车。那种情绪我至今说不清楚，仿佛是想送亲人最后一程，又仿佛是，郑重送长辈进入轮回，是我这个晚辈义不容辞的责任。没人要求我这样做，但“没人要求”的这个要求在我心里却是——隐隐约约地——最为要紧的要求。

这里我无意过度渲染悲伤，但每次看着从火化炉里缓缓退出的骨灰，那种余烬未熄的暗红，那种触手可及其实已遥不可及的苍茫，无声又掷地有声地告诉了我该怎样去生活。

从未离去

能源学院 苗子岩

天空下起大雨
红墙黑瓦
只此青绿

风又把风吹起
从哈利法塔到两河流域

我们仰望着宇宙的痕迹
在理想国
寻找着灵魂
与勇气的定义

笔墨浸润的过去
你不曾追问着
人死后会去哪里

化成分子

辐射热量
终于
我们又回到了土地

行星灭了又暗
光子离了又散
在无数次追问里
我寻找到了自然写就的话语

你看
在双螺旋密码子里
在对氨基苯磺酸轨道杂化里
在无限小与行列式里
在动量通量密度张量里

我们一直在这个宇宙里
不必去寻找
在这里
一直都在这里

材料学院 姜旭 / 摄